



视。老村庄就是他们的记忆，他们以前在海象牙上雕刻了很多艺术品，记录他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狩猎事件、仪式和庆典，这是对记忆的表达，是知识的一种传承。

另一个有名的因纽特捕鲸村庄霍普角（Hope Point）也存在类似的情况。这个村庄曾在海边伫立了几百年，但因为海平面上升，村民不得不整体搬迁。

然而，有些村民依然会回到海边的房屋旧址，把鲸肉放进还没被海水淹没的老冰窖储存。曲枫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他正好遇到一家人从海边的老冰窖里取出鲸肉。这些因纽特人说，村子搬迁后，他们不得不改用冰箱来放鲸肉，但是放在冰箱里的味道不如放在冰窖里的好。

他们在谈到这些时，都觉得历史记忆受到了冲击，非常忧心。他们深刻地认为自身是属于土地和自然的。

高度自治，高度适应

在与现代社会接触之前，因纽特人的社会是氏族部落形式，流动性非常大，一直在迁徙。他们的经济形态与中国的农业社会和西方的牧业社会不同，主要是渔猎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不追求大型共同体，而是以小型

曲枫教授（左一）在阿拉斯加考策布的因纽皮亚克人（因纽特人的一支）家中。



共同体存在，并且其内部是平权社会，权力不是集中而是分散的。

在这种社会结构中，他们的国家观念很弱，国家观念是西方社会强加于他们的。虽然在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俄罗斯、加拿大等国家面前，他们的力量弱小，例如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只有5万多人，但他们的自主意识很强，渴望自身的观念被尊重。

与此同时，因为力量弱小，他们也看重实在的利益。因为环境所限，经济形式单一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若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，生存发展很容易陷入困境。谁能在尊重的基础上给予他们支持帮助，他们就可能与谁合作。

无论是在格陵兰岛还是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，因纽特人谋求以“高度自治”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。1977年，“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”（ICC）成立，该理事会旨在突破地缘政治概念，将俄罗斯、美国、加拿大和格陵兰的因纽特人团结在一起，强调北极原住民传统知识的重要性，提出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议题。他们既希望利用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获取的经济利益解决教育、医疗等生存问题，但又担心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，而自然环境对他们来说就是神灵。“他们是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中与国际社会打交道。”

ICC在因纽特人的心目中地位很高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。它是北极理事会的永久参与方，能够参与北极理事会的所有会议、提出议题并参与讨论，虽然不具备投票权，但对其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依靠ICC，因纽特人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权益诉求。

在曲枫看来，因纽特人在北极地区严寒的环境下生活，在2000多年前就能捕鲸，是因为他们具有高度的适应性。过去，为了更好地生存，他们不断迁徙，不断调整与自然的关系。如今，他们一方面坚持传统理念，另一方面也在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；他们不仅在适应自然的气候变化，也在适应社会的变迁。民